

# 2000-07 年美国道教研究成果评介

曾传辉

关于美国道教研究状况,法国汉学家石秀娜(Anna Seidel)声誉卓著的研究报告《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1950—1990)》(A Chronicle of Taoist Studies in the West 1950—1990,载法国远东学院京都分院院刊《远东亚细丛刊》<Cahiers d'Extrême Asie> 5:1989—1990),体例虽然并未分国别罗列,但对1990年之前美国道教研究的成果,已做过精当评述。由于石氏在此文公开发表前已病重,并因肝脏移植手术失败,于1991年秋在美国仙逝,1990年以后情况便付阙如。

关于西方道教研究更详尽的成果目录,必须参照《中国宗教研究西语文献》(Chinese Religions Publications in Western Languages)。该多卷本书目主编是南加州大学的汉学家汤普森(Laurence G. Thompson)。已经出版四册,各册所收目录时间划定为:第一册涵盖1980年以前,1985年由亚历桑纳大学出版社1985出版,原名为《中国宗教:英法德等西文出版物综合分类目录》(Chinese Religion in Western Languages: A Comprehensive and Classified Bibliography of Publications in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 Through 1980);第二册涵盖1981—1990年,1993年由美国亚洲学会出版(以后三册均由该学会出版);第三册涵盖1991—1995年,1998年出版;第四册涵盖1996—2000年,2002年出版。各册体例一贯,分目录与综合研

究、佛教以外的中国宗教以及佛教三部分;文献内容除了研究成果最多的中国佛教以外,不收录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也不收录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宗教,道教、民间宗教、民间信仰习俗、神话和迷信等划归第二部分。该书被视为西方中国宗教研究文献目录之集大成者。

近年来西方致力于开发有关中国学的电子数据库,包括:ATLA Religion Database 收集目录始于1949年;Historical Abstracts 始于1955年;Humanities Abstracts 始于1984年;Bibliography of Asian Studies(BAS)始于1971年等。这些电子数据库虽然在检索功能上超过纸媒工具,但在专业要求和收录的广度上仍然不能代替汤普森的著述。

国内学者陈耀庭在2000年发表《国际道教研究概况》一文(载氏著《海外道教》附录二,福建人民出版社),对美国道教研究曾单列条目介绍,然内容甚泛略。郑天星的《美国的道教研究》一文(载李养正主编《当代道教》,东方出版社2001年),主要根据《中国宗教研究西语文献》前二册所载内容,以研究者为线索,对199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道教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勾勒。

本文拟接续以上先进,对最近7年美国道教研究的成果进行一番搜集、梳理和简评。

## 一、辞书

新千年之交,西方的道教研究队伍已壮大到、成果已积累到可以编写、也有必要编写各种工具书的程度;美国的道教学界和出版界适时地扮演了西方道教研究的领军角色。在1998年推出《道教历史辞典》(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aoism, by Julian F. Pas, in cooperation with Man Kam Leung,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之后,2000年后又有三本道教学工具书在美国出版,其中两部以美国学者为主编写:一是美国波士顿大学孔丽维(Livia Kohn)主编的《道教手册》(Daoism Handbook, Leiden: E. J. Brill, the Netherlands 2000);二是斯坦福大学普里加迪奥(Fabrizio Pregadio)主编的《道教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Taoism, Routledge, 2007);第三部则是国际道教学界翘首以盼的《道藏通考》(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英文版于2005年由美国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施舟人(Kristopher Schipper)和傅飞岚(Fransiscus Verellen)。《道教手册》以美国学者为主导却在荷兰出版;《道藏通考》的29位撰者以法国道教学者为主,却在历时25年后用英文在美国出版,说明道教研究日趋国际化。

《道教百科全书》编撰者达40多位,收录800多条辞目。条目内容分布如下:专题综述,75条;教派与传承,30条;人物,150条;经论,200条;实践(包括科仪与修炼)225条;神仙,80条;宫观,20条;名山,20条。《道教手册》并不是用辞条方式,而是分章节编排,包括历史、教义、教派、科仪、人物、内外丹、符箓、占验、道教与妇女、道教与艺术、道教与医药、道教与音乐、韩国与日本的道教等共28章。

## 二、导论

在这个发现和观点更新频率加速的时代,导论的重写时间也在缩短。2001年孔丽维的

《道教与中国文化》(Daoism and Chinese Culture)由美国麻省三木出版社(Three Pines Press)出版。此书并不专论道教与其它文化门类的相互影响,而是力图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向读者介绍道教,体例体现“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在介绍道教历史的同时,对各个历史时期有特色的方面给予突出阐述:第一部分介绍道教渊源,以老庄思想与汉代方仙道术为主;第二部分讲早期道教,突出道教社团,包括组织、结社和政教关系等;第三部讨论唐宋道教,突出道教实践,包括灵修、科仪、符箓和戒律等;第四部分叙述明清和现代道教,突出道教与现代性的关系。

2004年时任佐治亚大学宗教系副教授的柯克兰(Russell Kirkland)出版了另一风格的概论《道教——持续的传统》(Taoism: The Enduring Tra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该书内容并不在向初学者讲述老套的道教知识,而更像一部道教研究的前沿报告,对一些重要问题,在引述他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对某些关于道教的习见甚至偏见,提出非常尖锐、颇具颠覆性的置疑,尤其醒人耳目,比如对于道教在某些历史时段里,如明清某些时期或文革中处于休眠或消失状态的观点,作者认为是由于知识、资料不足或干脆是拒绝看见事实而得出的结论。道教生死观,过去社会上常以“守尸鬼”、“自了汉”等恶语诋毁,甚至治道教的专家也有不问就里、沿袭立论的,柯氏则论述了道教终极关怀的特色。他在批驳道教是逃避现实与自私的陈见之后,分析了道教社会关怀与社会责任的特色。在道教的妇女观上,作者在“性榨取”和“女权主义”两种极端之间取中。

## 三、文集

道教历来被认为是杂而多端,信仰者与非信仰者之间好像难以划分界线。道教徒的身分

认同靠什么维持? 这些问题一直困惑着学术界。1998年5月底至6月初, 20位来自美国和日本的道教学者在缅因州包都印学院(Bowdoin College)就这一问题举行专题研讨会。会议的论文集《道教身分认同: 历史、传承和仪式》(Daoist Identity: History, Lineage, and Ritual)于2002年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 孔丽维和罗浩任主编, 所选论文共13篇, 其中6篇由美国学者所作, 7篇由日本学者所作。他们以社会学的身分认同理论为基础, 试图向世人勾勒出道教身分认同之形成的独特方式, 如通过保持自己独特的信仰体系、谱系、仪式和神话来形成一个稳定的传统。

2001年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出版了论文集《道教与生态: 宇宙图景中的道路》(Daoism and Ecology: Ways within a Cosmic Landscape, Harvard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rld Religions 2001), 主编吉瑞德(Norman J. Girardot)、詹米勒(James Miller)和刘笑敢。该书是1996-98年间该研究中心举办的十几场“世界宗教与生态学”研讨会中有关道教部分的论文, 全书收录美国、欧洲、加拿大、中国、新加坡、新西兰等国学者的文章20多篇。

另一部论文集《历史中的道教: 纪念柳存仁荣休文集》(Daoism in History)也是国际道教学界合作的结果。它的论文出自1999年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人文中心为纪念柳存仁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主编是国立澳洲大学亚太研究学院的本杰明·彭尼(Benjamin Penny), 9位作者分别来自于澳大利亚、香港、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美国学者的论文包括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的《佛教的佛本生故事与道教的翻译》、倪辅乾(Peter Nickerson)的《让生死异路: 早期中国葬礼中的科层化与处境化》及普里加迪奥的《早期道教静功与内丹起源》。

芝加哥艺术学院在世纪之交主办了“道教与中国艺术”展览, 分别于2000年11月4日至次年1月7日在该院、2001年2月21日至

5月13日在旧金山亚洲艺术馆举行。此类展览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 共展出151件书画、雕塑、纺织品、仪式用品和书籍, 分别借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家收藏者。同期出版了同名画册, 主编斯蒂芬·利透(Stephen Little)是该院亚洲艺术馆馆长。画册上半部收录了五位专家的配图文章, 即利透的《道教与中国艺术》、施舟人的《道教: 关于道的理论》、夏南悉(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的《道教建筑》、巫鸿的《绘制早期道教艺术的地图: 五斗米道的视觉文化》及伊沛霞(Patricia Ebrey)的《宋徽宗宫廷中的道教与艺术》; 下半部是展品图文目录。

#### 四、专著

以研究内丹为特长的普里加迪奥2006年出版了《上清: 中世纪初期中国的道教和炼丹术》(Great Clarity: Daoism and Alchem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作者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位专治道教内丹的专家之一, 该书着重研究六朝时期道教上清派炼丹术及其宗教意涵。

2002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社出版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主任韩明士(Robert Hymes)教授著《道与小道: 宋代与现代中国的道教、地方宗教和神圣模式》(Way and Byway: Taoism, Local Religion, and Models of Divinity in Sung and Modern China)一书。该书同时采用历史文献与现代人类学材料, 试图解决道教神谱与世人官僚制度及民间俗神之间的关系。

夏威夷大学马诺亚分校历史副教授戴维斯(Edward L. Davis)2001年出版了专著《宋朝的社会与超自然》(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这是继美国学者韩森(Valerie Hansen)《变迁之神: 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一书之后,

又一部以洪迈笔记《夷坚志》为主要研究素材的专著,但本书另一主要素材来自于道教仪经典。与韩森专论南宋江南民间神祇崇拜不同,戴氏研究同一时空领域里的灵媒(人求见神)与附体(神降临人)现象。

2002年印第安纳大学宗教系副教授康儒博(Robert Ford Campany)出版了他译注与研究葛洪《神仙传》的成果,书名可直译作《与天地同寿:对葛洪神圣超越者传统的翻译与研究》(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Ge Hong's Traditions of Divine Transcendent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作者考证了葛洪与《神仙传》的关系,补正了失传文本。

值得庆幸的是,声誉卓著的道教学者司马虚(Michel Strickmann)的遗著《中国神奇医学》(Chinese Magical Medicine)经他生前的同事佛雷(Edited by Bernard Faure)编辑整理后,于2002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作者虽然是法国人,但生前曾长期在美国加大伯克利分校工作。该书并不是一部研究中医或道医的专著,而实际上一部研究佛密与道教法式的专著,与他的另一本遗著《密咒与满洲人:中国佛教密宗》(Mantra et mandarin: Le bouddhisme tantrique en Chine,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1996)被视为姊妹篇。

7年中,美国汉学界对中国神山崇拜研究出现了几种重要成果。200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达白安(Brian Russell Dott)研究泰山崇拜的专著《身分认同的反映:中华帝国晚期的泰山朝觐》(Identity Reflections Pilgrimages to Mount Tai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2002年斯坦福大学东亚系博士研究生罗博逊(James George Robson)完成博士论文《想像南岳:唐代南岳宗教史》(Imagining Nanyue: A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Marchmount through

the Tang Dynasty. 2003年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赵昕毅(Shin-yi Chao)完成博士论文《真武:中国宋明时期战神的崇拜(960—1368)》(Zhenwu: The Cult of a Chinese Warrior God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 Dynasties <960-1368>)。

7年以来美国学者也有不少研究道教的论文陆续公开发表,因篇幅所限,在此不作介绍。

总的来讲,过去7年美国道教研究取得的成果非常丰富,尤为值得欣喜的是,一些学术新锐开始崭露头角。美国道教研究人员分散在各大学中,没有相对集中之地,成果的数量不及国内,但能组织起来,编写大型的工具书和导论性著作,虽然出版时间比国内要晚几年甚至十几年,至今还没有一本成规模的道教通史,但其学术规范与方法论总体上处于领先地位,问题意识及学术发现等许多方面也有值得我们虚心地借鉴与学习之处。道教发源于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道教研究却开始于西方。“五四”以后,我国现代第一代国学家从西方留学归来,或者虽未留学却全面接受西方现代人文科学的学术规范,而开始了道教研究本土化的道路。“文革”以后,中断了十几年的道教研究部分地恢复了原有的学术规范,形成了道教研究的中国特色。比如,中国学者的选题一般都喜欢大题目,而西方学者则比较看重细节;中国学者文献把握能力强,而西方学者田野作业的功夫深;中国学者学以致用者多,而西方学者体道证道方兴未艾。近年来,西方汉学界出现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日趋结合的趋势,美国道教学界也越来越普遍地利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与成果。这方面,国内道教学界的训练和意识均显不足。当然,作为中国学人,我有不同的国情,除了科学研究,还有“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及其方法自然会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不应成为我们寻求学术规范世界大同的障碍,而应成为一种动力源泉。